

THE VANISHED M A N

消失的人

(美) 杰夫里·迪弗 著 夏维 译



Jeffery Deaver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消失的人

The Vanished Man

(美) 杰夫里·迪弗 著

夏维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失的人 / (美) 迪弗著; 夏维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225-592-0

I. 消… II. ①迪…②夏…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2711号

THE VANISHED MAN

By JEFFERY DEAVER

© 2003 by JEFFERY DEAV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7-0636



消失的人

(美) 杰夫里·迪弗 著 夏维译

责任编辑: 施 铮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瀚清堂设计
Hansqing Design
025-83192855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汉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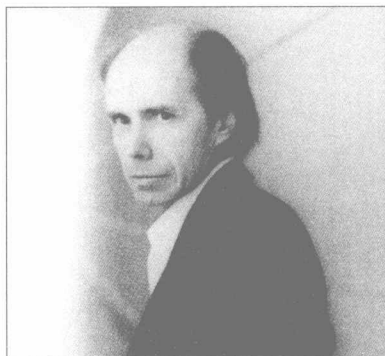
字 数: 285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一版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592-0

定 价: 3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杰夫里·迪弗 Jeffrey Deaver (1950-)

杰夫里·迪弗 1950 年出生于芝加哥，11 岁时写出了他的第一本小说，从此再也没有搁下笔。作为一名诗人、记者，他不光自己写歌唱歌，还进行巡演。迪弗当过杂志社记者。为了成为《纽约时报》或者《华尔街日报》的法律记者，他去福德汉姆法学院学习，毕业后在法律界实践了一段时间，然后在华尔街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开始了律师生涯。在这几年间，他开始写那种自己最喜欢读的悬疑小说。1990 年起，迪弗成为一名全职作家。

迄今为止，迪弗共创作了 22 部小说，获得六次 MWA（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的爱伦·坡奖提名，一次安东尼奖，三次埃勒里·奎因最佳短篇小说读者奖。2001 年，《空椅子》一书获 W.H. 史密斯好书奖。2004 年，因为《野兽花园》，迪弗被 CWA（英国犯罪小说家协会）授予钢匕首奖。

迪弗的小说被翻译成 35 种语言，多次登上世界各地的畅销书排行榜，包括《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以及《洛杉矶时报》这样的大媒体。他的名作《人骨拼图》被环球电影制片公司拍摄成同名电影，由奥斯卡奖得主丹泽尔·华盛顿与安吉丽娜·朱莉联袂主演；《少女的坟墓》被 HBO 改编为电影《死寂》，由詹姆斯·加纳主演。另一部小说《蓝色骇客》的改编权亦已售出。

杰夫里·迪弗兴趣广泛。除了犯罪侦探小说，作为美食家的他还有意大利美食方面的书行世。

杰夫里·迪弗 作品年表

- 2007 The Sleeping Doll
- 2006 The Cold Moon
- 2005 The Twelfth Card (a Lincoln Rhyme novel)
- 2004 Garden of Beasts
- 2003 The Vanished Man (a Lincoln Rhyme novel)
- 2002 The Stone Monkey (a Lincoln Rhyme novel)
- 2001 The Blue Nowhere
Hell's Kitchen
- 2000 Speaking in Tongues
The Empty Chair (a Lincoln Rhyme novel)
- 1999 The Devil's Teardrop
- 1998 The Coffin Dancer (a Lincoln Rhyme novel)
- 1997 The Bone Collector (a Lincoln Rhyme novel)
- 1995 A Maiden's Grave
- 1994 Praying for Sleep
- 1993 The Lesson of Her Death
Bloody River Blues
- 1992 Mistress of Justice
Shallow Graves
- 1991 Hard News
- 1990 Death of a Blue Movie Star
- 1988 Manhattan Is My Beat

目 录

1	第一部 效果
319	第二部 方法
479	第三部 泄底

第一部
效果

四月二十日，星期六

魔术高手追求的是如何欺骗观众的
头脑，而非观众的眼睛。

——马文·凯：《创意魔术手册》

1

各位来宾：大家好！

欢迎各位前来观赏我们的表演。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为您准备了一连串的精彩节目，我们的魔术师、魔法师和各个技巧娴熟的高手将轮番登场，他们的表演绝对会让各位大呼过瘾，心醉神迷。

今天的第一个节目是哈里·胡迪尼^①式的保留节目。大家一定都听过这个名字，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脱逃大师，曾为多国元首和数位美国总统做过表演。他所表演的脱逃节目难度极高，在他英年早逝多年之后，有些动作迄今仍无人敢轻易尝试。

现在，我们的表演者将冒着窒息而死的危险，再次上演胡迪尼著名的脱逃节目：懒惰的绞刑手。

^①哈里·胡迪尼 (Harry Houdini, 1874-1926)，美国著名舞台魔术师。

在这个节目中，我们的专家将俯身趴在地上，双手被德比式手铐^①反扣在背后。他的脚踝会被绑紧，脖子上挂一条绞索式绳圈，这条绳子会连接到脚踝的位置。只要他的双腿一伸直，脖子上的绳套就会立刻拉紧，使他陷入恐怖的窒息状态。

为什么这个节目叫做“懒惰的绞刑手”呢？因为这是不假手于人，完全由自己亲自执行的死刑。

在许多胡迪尼表演过的危险节目中，往往会有拿着刀和钥匙的助手站在一旁，以便在他面临无法脱困的紧急情况时迅速把他解救出来。有时，甚至还会有医生在场。

但是今天，我们完全没有这些防护措施。如果表演者无法在四分钟内逃脱，那么他就会当场丧命。

节目马上开始……但还是得提醒各位：

千万不要忘记，你们一旦来到这里，就已经暂时走出了现实。

你们以为亲眼目睹的东西，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你们所认为的魔术，可能正是上帝想要展示的严酷事实。

也许和你们一起来观赏节目的同伴，会彻底变成陌生人；你以为自己不认识的其他观众，也许对你知之甚详。

看似安全的东西，可能有致命的危险；而让你小心戒备的危险事物，可能只是让你分散注意力，目的是引诱你坠入更深的危险。

在我们的表演中，有什么事可以相信？有什么人值得信任？

好吧，各位来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怀疑一切。

你也不该相信任何人，谁都不行。

现在，帷幕升起，灯光转暗，乐声渐弱，全场只听见屏息期待的

^①德比式手铐 (Darby Style)，一种旧式手铐，为脱逃大师哈里·胡迪尼常用的表演工具。

庄严心跳。

演出正式开始……

这幢建筑物看上去如幽灵般阴森。

它是一幢哥特式建筑，夹在上西区的两块高地之间，外表已被煤烟熏黑，幽暗而阴郁。这幢建筑建造于维多利亚时期，楼顶上有平坦的天台，窗子上都装着百叶窗。它以前曾是一所寄宿学校，后来一度成了疗养院，禁锢了许多犯了罪的精神病患者。

如今，它成了“曼哈顿音乐和表演艺术学校”，可能也是无数漂泊灵魂的寄居之地。

这个游荡在妙龄女郎尚有余温的尸体上方的灵魂应该是刚刚出现的。女子腹部朝下，俯卧在一间小演奏厅外阴暗的休息室中。她的眼睛已不会转动，但尚未模糊呆滞，脸颊上的鲜血也还没有变成棕褐色。

尽管她的皮肤白皙，但在那条绕住脖子又连到脚踝的绳子的收缩下，已变成如梅子般的深紫色。

散落在她身旁的的是一个长笛琴盒、几张乐谱和一杯打翻在地的星巴克咖啡。咖啡溅在她的牛仔裤上，溅在她那件绿色的艾祖德^①衬衫上，又在旁边的大理石地板上留下一摊深棕色的液体。

在她身旁的，是那个杀害她的凶手。他蹲在那里，仔细打量着地上的死尸，一副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的样子。今天是星期六，时间也还早。他知道周末学校不会上课，就算有学生来借用练习室，也都是

①艾祖德 (Izod)，美国著名休闲服饰品牌。

去大楼的另一边。他俯身端详这名女子，眯起眼睛，对是否真能看见有灵魂从她的体内飘出感到好奇。但是，他什么也没看到。

他站直身子，思考着自己还能再对面前这具静止不动的尸体做些什么。

“你肯定那是尖叫声？”

“是……不，”警卫说，“也许不是尖叫，你知道的。是大叫，充满了绝望，只持续了一两秒，然后就没了。”

“还有别人听见了吗？”戴安·弗朗西斯科维奇又问。她是最基层的巡警，隶属第二十分局管辖。

身材肥胖的警卫喘着粗气，他看着眼前这位身材高挑、肤色黝黑的女警，然后两手一摊，摇了摇头。接着，他那双乌黑的手移至蓝色的裤管上，揩去掌心的汗水。

“要请求支援吗？”南希·奥索尼奥问。她和戴安一样是警界新人，个子稍矮，发色金黄。

尽管弗朗西斯科维奇自己也不确定，但她觉得还是先不要这么做。她们在上西区的巡逻往往是处理交通事故、顺手牵羊的扒手和偷车贼，根本没有与残暴凶徒交手的经验，今天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在这个星期六的上午，这名警卫看见她们巡逻经过，便要求她们过来协助查看他刚才听见的尖叫声。呃，或者说是绝望的大叫声。

“我们先进去看看，”弗朗西斯科维奇冷静地说，“看了情况再做决定。”

警卫说：“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具体位置我不太确定。”

“这儿真是鬼地方。”奥索尼奥说。她的性格不像弗朗西斯科维

奇那么稳重，往往会率先介入冲突，拉开发生争吵的人，即使对方的身材比她魁梧两倍也一样。

“那个声音很难说……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的意思是它传来的方向。”

戴安·弗朗西斯科维奇的心思却还停留在搭档刚才说的那句话上。这该死的鬼地方，她在心里默默补上一句。

他们进入大楼，在阴暗中搜寻了一会儿，却未发现任何不正常之处。警卫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了。

弗朗西斯科维奇扭头指向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那扇门通向哪儿？”
“那里不会有学生，只有……”

弗朗西斯科维奇已经猛地把门推开了。

房门后面是一间通往第一演奏厅的小休息室。演奏厅大门前的地上倒着一名女子，她全身被捆绑，脖子上缠绕着绳索，双手被手铐铐住，两眼圆睁，似乎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在她身旁，站着一名大约五十岁的男人，棕色头发，蓄着胡子。这个人原本正俯身专注地看着尸体，此时才抬起头，被突然闯进来的人吓了一跳。

“哦！”奥索尼奥惊叫一声。

“我的天哪！”警卫也跟着叫了起来。

两名女巡警同时拔出手枪，弗朗西斯科维奇直接把枪口对准那个男人，持枪的手稳定得让她自己都觉得有些惊讶。“你，别动！慢慢站直，离开她，把手举起来。”她的声音倒是不如她紧握住格洛克^①的手那么稳定。

这个人照她的话做了。

^①格洛克（Glock），奥地利枪械制造公司制造的警用手枪。

“现在趴在地上，双手别离开我的视线！”

奥索尼奥上前查看那名少女。

就在这时，弗朗西斯科维奇注意到那个男人的右手虽高举过头，却握成了拳头。

“张开你的……”

砰！

一道刺眼的强光亮起，顿时她什么也看不见了。爆出强光的東西似乎是从疑犯手中扔出的，而且隔了一会儿才熄灭。奥索尼奥呆立在原地，而弗朗西斯科维奇立刻蹲了下来，拼命向后退，眯起眼睛努力恢复视力，手中的枪则不停地左右挥动。慌乱中，她知道刚才强光弹爆炸的时候疑犯的眼睛一定是闭着的，现在他可能已掏出自己的武器对准她们，要不就是拿出了刀子准备发动攻击。

“人呢？人呢？”她大叫。

接着，透过模糊的视线和房里残存的烟雾，她看见那个杀人凶手跑进了演奏厅。门被猛地关上了，里面旋即传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凶手似乎是正搬来桌椅想顶住那扇门。

奥索尼奥跪在年轻的女子身旁，用一把瑞士军刀割断她脖子上的绳索，把她的身体翻过来，开始做心肺复苏。

“里面有其他出口吗？”弗朗西斯科维奇朝警卫吼道。

“只有一个……在后面，要绕过转角，在右边。”

“有窗户吗？”

“没有。”

“喂，”她边对奥索尼奥说边往外跑，“你守住这个门！”

“知道了。”金发女警回答，接着又朝被害人的口中吹了一口气。

演奏厅里继续传出叮当声，弗朗西斯科维奇全速跑过转角，朝警

卫说的那个出口奔去，同时低头用摩托罗拉步话机请求支援。再抬起头时，她竟然看见前方有个人出现在走廊的尽头。弗朗西斯科维奇立即停住脚步，举枪对准这个人的胸口，同时把卤素手电筒光束打在他身上。

“我的天啊！”站在那里的是个年迈的清洁工，他哇地叫了一声，手里的扫帚掉落在地上。

弗朗西斯科维奇暗自庆幸，好在刚才她的食指放在手枪扳机的护弓外。“你看见有人从那扇门里出来吗？”

“出什么事了？”

“你看见什么人了吗？”弗朗西斯科维奇吼道。

“没有，警官。”

“你来这里多久了？”

“不知道……大概十分钟吧。”

演奏厅里又传出一声家具被拖动的声音，凶手似乎还在努力堵住大门。弗朗西斯科维奇把清洁工赶到另一边的走廊，让他和警卫待在一起，然后自己缓缓蹭到侧门边。她把手枪举至与眉同高，另一只手轻轻试了一下门钮。门没上锁。她退到一旁，这样万一嫌疑犯朝木门开枪的话，她才不会处于火力集中的位置。或许警校也这样教过，但弗朗西斯科维奇的这个做法却是从《纽约重案组》这部电视剧里学来的。

里面又传出砰的一声撞击。

“南希，听见了吗？”弗朗西斯科维奇低声朝步话机说。

奥索尼奥回答的声音有些颤抖。“她死了。我尽力了，但她还是死了。”

“他没从这里出来，他还在里面，我听见他弄出的声响了。”

“我尽力了，戴安，我真的尽力了。”

“放松，你要镇静一点，知道吗？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听见了，我很冷静。真的。我请求支援了，现在我们冲进去抓他吧。”

“不，” 弗朗西斯科维奇说，“暂时把他困在里面，直到特勤小组^①的人赶来为止。现在我们应该先按兵不动，守住这里，守住所有出口，不能让他跑出来。”

但这时，她却听见疑犯在里面大叫：“我有人质，有个女孩在我手上。只要有人敢进来，我就杀了她！”

哦，天哪……

“喂，里面的，” 弗朗西斯科维奇喊道，“你别担心，我们不会轻举妄动，你不要再伤害任何人了。” 这样的说法符合事件处理程序吗？她已经没有把握了。此时不管是从犯罪电视剧里得来的知识还是以前在警校的训练，似乎都已派不上用场了。从步话机中，她听见奥索尼奥正在呼叫总部，汇报说局面已演变成人质挟持事件。

弗朗西斯科维奇继续对嫌疑犯喊话：“别紧张！你可以——”

演奏厅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弗朗西斯科维奇像条鱼似的跃了起来。“出什么事了？你开枪了吗？” 她朝步话机吼道。

“不是我，” 奥索尼奥回答，“我还以为是你开枪了。”

“你没事吧？”

“没事。他说他手上有人质，该不会是他开枪杀了那个女孩吧？”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弗朗西斯科维奇说，心里却想着：那些赶来支援的人死到哪儿去了？

^①即 ESU (Emergency Service Unit)，纽约市警察局的特警队。

“戴安，”隔了一会儿，奥索尼奥才低声说，“我们应该冲进去。也许她中了枪，说不定伤势很严重。”接着，她再次朝里面吼道：“喂，里面的！”没有回答。“喂！”

里面一片死寂。

“也许是他自杀了。”弗朗西斯科维奇说。

也许是嫌疑犯故意开枪想让她们误以为他自杀，然后以逸待劳地等着她们进来。

此时，刚才那恐怖的影像又出现在她的脑海中：通往演奏厅的旧门微启，一道苍白的光线投射在被害人身上，她的脸冰凉发紫，宛如冬日的薄雾。阻止这样的犯罪行为，正是她当初想当警察的最主要的原因。阻止他们，或在必要的时候将他们逮捕。

“我们必须进去，戴安。”奥索尼奥轻声说。

“我也在这么想。好，进去吧。”她的心有点发慌，这一瞬间既想到自己的家人，又想着待会儿在战斗射击时该如何正确地把左手弯起来扶在拿枪的右手上。“告诉那个警卫，说我们需要把里面的灯打开。”

一会儿后，奥索尼奥说：“开关不在这里。他会等我的指示开灯。”通过步话机，弗朗西斯科维奇听见奥索尼奥紧张的喘息声。接着奥索尼奥又说：“我准备好了，我们数三下就进去。你来数。”

“好，我数。一……等等。我进去的位置是在你的两点钟方向，别朝我开枪。”

“知道了。两点钟方向，我会——”

“你会出现在我的左边。”

“好。”

“一……”弗朗西斯科维奇的左手抓住了门把手，“二……”

这次，她把右手食指伸进了护弓，轻轻放在扳机的保险上——格